

# 钱锺书同时代的几位 B. Litt.

陆建德

德影响极大的批评文集，与剑桥利维斯主编的《细察》杂志互相促进。《细察》1953年就停刊了，《批评论文》至今还在代表英国文学批评的特点，正好虚龄七十，应该致贺。小说家、批评家罗伯特·里特尔1931年牛津基督圣体学院本科毕业，再读“B. Litt.”，1933年留校任大学图书馆(即饱蠹楼)助理馆员，1939年后长期在埃及、希腊教英国文学，写过多部小说，还以小说研究见长，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写过《论小说》和《小说指要》两本书，奇怪的是我们国内出版社不知何故冷落他。钱锺书是饱蠹楼的常客，一定是见到过里特尔的。《诗歌用语、意义研究》的作者欧文·巴菲尔德是1922年的牛津“B. Litt.”，当时才24岁。一战时英国最优秀的青年都上过前线，战争后期剑桥修英国文学课的学生中竟然已无男生。巴菲尔德也曾参军，在工程部队服役。他多年忙于律师事务所，信奉人智学，与同龄好友克·斯·路易斯(刘易斯)出过一本两人讨论某案的通信集，那是在路易斯1963年逝世以后。路易斯只是牛津本科毕业(1922年)，1924年就当选为母校毛德林学院的院士、英国文学导师，不必用更高的学位来证明自己。杨绛翻译的《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作者约翰·黑沃特是托·斯·艾略特的密友)介绍了路易斯“巧妙地重申基督教义”的《魔鬼通信》，钱锺书为此书作注：“共信三十一封，Screwtape乃写信魔鬼之名，收信之魔鬼名Wormwood，皆‘地府’(The Lowerarchy)大魔鬼手上之‘特务’，引诱世人背叛上帝者。二人之关系，于私为舅甥或叔侄，于公为‘引诱部次长’与下属。”(《杨绛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卷，438页)《管锥编》(谈艺录)索引中未见路易斯的名字，不过钱锺书在牛津时路易斯已有文名。《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一文(收入1941年出的《写在人生的边上》)里那位半夜暗临的访客“悟到角力不如角智”，深谙《魔鬼通信》(1942)所展示的诱惑之道。路易斯写过《纳尼亚传奇》系列，他自己的晚年生活被拍成电影，由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魔鬼通信》(中译本名《魔鬼家书》、《地狱来鸿》)是题献给托尔金的，书中“引诱部次长”心理战的内容，专治中国古代文人读了或会暗暗吃惊。大魔鬼竟说，一个人标榜内美，自言高洁，那么他已经半只脚踏入地府了。

美国也有几位杰出学者在二三十年代赴牛津读“B. Litt.”的学位，举两个例子。《美国文艺复兴》堪称经典，作者弗·奥·麦锡森1923年读完耶鲁本科，随即赴牛津留学，是1925年的“B. Litt.”。新批评的代表、《精致的瓮》作者克·布鲁克斯先是在田纳西州的范德堡大学毕业，又去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读硕士，获罗德奖学金，1929年至1931年到牛津艾克赛特学院重读本科，1932年取得“B. Litt.”学位后立即被巴吞鲁日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聘为英国文学教授。罗德奖学金的来历和地位应该详细介绍，这是另话了。布鲁克斯离开牛津三年后，钱锺书远渡重洋去同一学院读“B. Litt.”。2018年10月，艾克赛特学院还与北大中文系、燕京学堂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纪念钱锺书逝世二十周年。

据吴学昭在《听杨绛谈往事》(三联，2008)中叙述，钱锺书和杨绛留学牛津的后半段住花园路诺伦园(Norham Gardens)，书中第120页附有那栋三层楼房的照片。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中心的苏欲晓教授是路易斯迷，近日她告诉我，她在2014-2015学年访学牛津，最后一个月就住这栋房子(现系牛津大学威立夫堂学生宿舍，地址为诺伦园6号)的B公寓，在二楼，两室一厅带厨房。从她发给我的照片看，这幢建筑八十年来竟没有什么变化。也许1936至1937年，钱锺书就是在这套公寓里完成了他的“B. Litt.”论文，而杨绛则在听课读书之余经常下厨房做菜，招待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

威廉·詹姆斯1903年写过一篇题为《博士巨怪》的文章，译文收入钱满素主编的美国散文选《我有一个梦想》。他批评已出现在某些美国大学的现象：为了装潢门面，招聘年轻教师时得博士学位者优先，好像“Ph.D.”有什么神奇的法力，挂在人名之后，像一条漂亮的狐狸尾巴。当时英美老派的大学没有这样的毛病，英国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还不大看重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学位也不是征聘的标准，一些最优秀的本科毕业生直接进入学院的院士(fellow)，留任导师(tutor)，或由大学聘为讲师，如果运气，以后还能评上教授，如小说家、哲学家爱丽丝·默多克的丈夫约翰·贝利。他们的正式头衔为“先生”，任何男士都适用，无法随附名后增添分量。用威廉·詹姆斯的话来说，这批“先生”就是“没有尾巴的狐狸”了。

牛津二三十年代读“B. Litt.”的学生中出过不少卓越的作家、诗人和学者，钱锺书是为这一群体增辉的。国内介绍较多的罗伯特·格雷夫斯在诗歌、小说、历史、批评和翻译各个领域都是出手不凡，真正称得上著作等身，1954年受邀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阿克讲席主讲人，还出任牛津大学专设的诗歌教授(1961-1966)，他的最高学位就是牛津的“B. Litt.”(1926年)。同一年得到这一学位的还有弗·威·贝特森，他在整个三十年代主编《剑桥英国文学文献目录》，二战爆发后从事农业统计，1951年在牛津创办并主编著名的英国文学研究杂志《批评论文》(Essays in Criticism)，刊名借自马修·阿诺

《拉比的猫》(Le Chat du Rabbin)是法国人文主义漫画家尤安·史法(Joann Sfar)创作的系列漫画，从二〇〇二年开始至今，已经陆续出版了七部。《拉比的猫》以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北非小城阿尔及尔的犹太社区为故事发生的文化空间背景，不过它的接受情况显然并未受到上述时空范围的限制。作品中所涉及的人文议题普遍具有超越时间的广泛适应性，因此该系列漫画自面世以来，在法国本土和海外各国都取得了不俗的反响。不论读者朋友是以何种语言阅读到它，似乎都不约而同地从收获到独属于自己的阅读乐趣。《拉比的猫》前四部的中文译本二〇一七年由三联书店引进出版，在豆瓣读书的相关条目下，至今仍能看到中文世界的读者陆续分享的阅读感受。

和《拉比的猫》作为法国人文主义漫画经典的“盛名”相比，这则有关小猫的寓言故事，在起笔时却显得相当简单。小灰猫和它的主人史法先生一家一同生活，有一天它吞掉家中养的鹦鹉，无意间获得说话的能力，从此半只脚踏入人类社会，开始了成长小说主人公的历险之旅。《拉比的猫》把“说话”作为启动故事叙事动力装置的开关，语言、真实、时间、信仰、死亡等一众人文议题因此得以交替着从作品天马行空的诙谐底色上显影。对此，拙文《语言的寓言：(拉比的猫)的文学传统》已有详述，不再赘言。在这里，想切的是作品中另一个与“说话”密切相关，但至今似乎尚未被国内读者及评论者留意过的核心话题：阅读活动。

按照作者尤安·史法的故事设定，小灰猫在意外获得说话的能力之后，好像自然而然地也就同时获得了阅读的能力。它不但可以跟随主人，阅读学习《摩西五经》以及犹太教经典《密西拿》《革马拉》，甚至还可以利用所读的典籍，举一反三，融会贯通，舌战史法先生的老师，令后者铩羽大败。

一种生物会说话以后，它就一定能识文断字、阅读书籍吗？语言能力和阅读能力必然是同时具备的吗？《拉比的猫》漫画原著的叙事节奏紧凑，对这个问题一带而过，并未交代。而细心的爱好者则会发现，这个逻辑细节后来在作者参与制作的同名电影(国内又译作《犹太长老的灵猫》)得到了补全。尤安·史法在二〇一一年上映的同名影片中，特意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叙事段落。影片通过将漫画原著中的一格画面扩容，描摹了主人史法先生和小灰猫之间的一段言辞交锋，把故事的逻辑缺环补了回来。在漫画原著中，这一格画面原本画的是史法先生的女儿扎拉比娅小姐抱着小猫共读司汤达的《红与黑》，画面上的配文写的是“他害怕我教他的女儿”。到了电影中，镜头一转，现出史法先生怒气冲冲的脸。

他声色严厉地质问女儿和小猫“你们在读什么？”，紧接着又意识到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只爱说谎话的小灰猫究竟是怎么学会识字的呢？只见此时小猫不无得意地耸了耸肩，告诉史法先生说，自己一直以来都只会喵喵声来念书，所以史法先生作为主人并不知道这个事实罢了。语言能力在这里被作者一分为二，阅读和说话分属两条并不互通的平行河流。按照这个叙事设计，小灰猫虽然是新获得的说话能力，但事实上，早已在暗中开蒙已久，并不是目不识丁的纯然的文盲。小猫说话和阅读能力的获得逻辑，在这里基本得以自圆其说。

## 书间消息

# 拉比的猫在读什么

张怡



根据《拉比的猫》(右图)改编的电影《犹太长老的灵猫》(2011)剧照

有意思的是，影片比漫画新添的这一处增补叙事，除了弥合故事的逻辑细节外，更信马由缰地荡开一笔，沿着《红与黑》这部小说的主题，扯出史法的另一端叙事线索。一如拉封丹写作寓言时讲究趣味，偏好行文自由流转，尤安·史法在创作时，同样惯于突破刻板的直线叙事模式，喜欢漫不经心地营造旁逸斜出的故事分支。《红与黑》三个字令主人史法先生警惕起来。小灰猫是什么时候识字的问题不再重要，眼下要做的是必须及时禁止这种危险的阅读行为。他把《红与黑》称为政治性小说，责怪小猫引诱自己的女儿阅读这样的书籍。面对史法先生的怒火，小灰猫倒是一如既往地不以为然。它坐在小姐扎拉比娅的膝盖上，好整以暇地说道：“哦，主人，这是一部爱情小说……”

爱情小说还是政治小说？这个二选一的问题，《红与黑》的研究者与读者争论了近两百年，至今仍未有定论。司汤达利用其细腻的观察力和精准的掌控力，在《红与黑》中真实再现了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历史图景。《红与黑》的副标题《一八三零年记事》更是恰如其分地点明了小说是对七月革命前风云暗涌的政治局势的真实反映。密使、内战、废宪、政变、革命，和政事政局相关的词汇和情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无怪乎小猫的主人史法先生要大呼“《红与黑》是一部政治性小说”了。

然而，在初次阅读之趣的小猫眼中，《红与黑》却呈现出另一种面相：这是一部爱情与幸福之书。小灰猫趴在小姐扎拉比娅胸前，一边亲昵地用脑袋蹭着她的脸庞，一边心满意足地念出书中的下述句子：“于连的出现把德·莱纳夫人吓得要死，很快残废的不安又折磨她。……‘天哪！所谓幸福，所谓被爱，就是这么一回事吗？’小猫的阅读直觉得没有出错。《红与黑》这部以外省平民青年于连·索莱尔为主人公的小说，确实令人瞩目地描绘了法国查理十世朝暗流涌动的政局，但是如果从摹写爱情心理的角度看，它同样也是一部罕有其比的情感小说经典。司汤达本人对人类情感这一主题的深刻关注，尤其是他通过散文《论爱情》所做的独到的情感哲学研究，使得《红与黑》作为情感小说达到了此前其他法国小说作家未能企及的高度。因此，对于

《红与黑》而言，仅以政治小说视之，实有买椟还珠之嫌。译者郭宏安先生曾在其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把《红与黑》称作爱情小说会给人一种偏狭之感的话，究竟还是比将其称作政治小说更为自然，不使人感到窒息。”史法先生虽是一位品性端正、满腹经纶的学者，但他的阅读感受程度还远不如一才会说话不久的小猫。

如何理解《拉比的猫》里小灰猫阅读小说《红与黑》这一处场景的意义？整部作品中，在小灰猫学会说话后，只出现过两处阅读法国文学作品的场景。除了在故事开场时出现的《红与黑》，就是第二册中小灰猫为史法先生准备听写考试时朗读的《拉封丹寓言》。这两处与法国经典文学作品互动的文本细节，其隐喻意义不容小视。如果说《拉比的猫》与《拉封丹寓言》之间的关联可视为两部作品在创作体裁方面的呼应与嵌套，那么它与司汤达的《红与黑》则在创作主题上构成一种内向性的映照。

小灰猫在影片中所念的两句引文，出自《红与黑》原著第十五章《鸡鸣》。在这一章内，于连经过漫长而纠结的心理斗争后，终于迈出了主动诱惑德·莱纳夫人的关键一步，两个人的爱情关系也因此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一夜，一直心心念念要飞黄腾达的于连，暂时抛下对发迹的执念。他在德·莱纳夫人的怀抱中，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愉悦，发出对爱情和幸福的喟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是在这个甜蜜的时刻，年轻的于连仍然不能坦然地面对自我的内心世界。他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应该如何去扮演一个有经验的情人的角色，如何不让人看出自己过往情感生活的青涩。甚至在结束幽会，告别德·莱纳夫人后，于连在一人独处的时候，仍不断地反复检验自己方才的行为，想要从回忆中的每一个细节里，确认自己已完美扮演了情场老手的角色。

面对爱情，于连始终无法做到诚实以待。他既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萌发的真实感受，也不能诚实地体会德·莱纳夫人所表现的真切情意。因而，长期以来，他一直与真正的幸福失之交臂。不够诚实，这是于连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小说第十五章《鸡鸣》将于连置于情感活动的极限状态，更将这种诚实的匮乏状况凸显出来。应该注意，《红与黑》探讨爱情

与幸福的主题，从来不是仅从纯粹的人类情感角度出发。司汤达有意将“诚实”的问题引入故事脉络，这使得《红与黑》摆脱了通常意义上情感小说的局限，不再就爱情论爱情，就幸福论幸福，而是将小说主题的视域拓展至一个更宽广的层面：只有诚实的人，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郭宏安先生在《红与黑》的译序中，曾详述了司汤达笔下“真诚”与“幸福”之间的必然联系。他指出，《红与黑》实际上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如何从迷误走向清醒，小说旨在探讨人怎样才能幸福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司汤达从小说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通过描写于连前半生在追名逐利、不能诚实面对自我的过程中的彻底失败，小说家最终揭示出真诚才是人通往幸福的唯一道路。

《红与黑》全书的三处题词从结构上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小说上卷卷首的题词是假托丹东的一句话：“真实，严酷的真实。”下卷卷首则引用了圣勃夫的话：“她不漂亮，她不搽胭脂。”这两处题词一显一隐，都在强调“真实”的重要性。至于第三处题词，出现在小说的总目录下，是一句用英文写成的话：To the happy few (献给幸福的少数人)。如果把三句题词连起来读，正好组成了解读《红与黑》作者真正写作意图的钥匙。如无真实，谈何幸福？

史法先生家的小灰猫是否已从《红与黑》中读出了这部小说的“此中真味”呢？尤安·史法在漫画和电影中，都没有多着笔墨，做出回答。但是，如果我们贴近作品，细细体味小灰猫在阅读《红与黑》之后的言行，恐怕不难得出答案。

小灰猫敏锐地抓住对方的逻辑漏洞，用谎言制造陷阱，揭示对方的伪装和愚蠢。它谎称自己是上帝的化身，正用猫的形体考验对方，史法先生的老师果然中计，急忙跪下来祈求小猫原谅。这一处有意而为的谎言，不再是不真诚的表现。小灰猫用它作为武器，刺穿了被知识和学问装点上的另一种不真诚。这种附骥于权威、利用知识进行掩饰的不真诚，显然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了解了这些，当我们读到漫画第一部的结尾时，自然也就不会惊讶于作者的安排了。小灰猫一直鄙视史法先生的某个学生，此人玩弄知识，轻慢女性，平时满口仁义道德，私底下却常行一些有违道德和信仰的蝇营狗苟之事。直到有一天，小灰猫无意间看到此人偷偷溜进妓院寻欢作乐，发现了他在欲望和信仰之间挣扎的一面。伪善的面具出现了裂缝，诚实以小灰猫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它最讨厌的人身上浮现出来。小猫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喜欢这个人了。毕竟，诚实是人通往真正幸福的唯一道路，不是吗？

# 新时期学术的经典之作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蒋寅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是先师程千帆先生1979年恢复工作后最初出版的著作，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这项研究的缘起，是1936年先师读到陈寅恪先生的英文论文《韩愈与唐代小说》，敏锐地意识到“行卷”现象对唐代文学的重要意义，于是将它译成中文，并在日后的研究中不断搜集材料，进一步丰富、深化寅恪先生的观点，终于在30年后写成本书。从书中引证先行研究止于20世纪50年代，可知先师的思考和准备至那个时期中，直到越南大任教才一气写成。1981年元月19日周末策策教授信，提到“近作论唐人行卷小册子”可为一证。

这本书研究的是唐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一个分支课题，讨论由进士考试派生的行卷风气对于唐代文学的影响。第一章引言提出问题，第二章论述唐代科举考试的特点及行卷风气的由来，第三章根据现有资料钩稽行卷的具体情形与卷子的构成，第四章分析举子和行卷对象对待行卷的态度及与文学的关系，第五章检讨前人论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之关系的得失，第六章论述行卷对唐诗发展的影响，第七章说明行卷对于唐代古文运动的推动作用，第八章论述行卷风气与传奇的勃兴。开篇立宗旨，有纲举目张之效，第二章以下由点及面，层层深入，使唐代文学史上这个众所周知却无人研究的文学现象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全书虽只有六万余言，却对行卷这一关乎唐代科举制度、社会风气和文学创作的重大问题作了非常深入的阐述。出版后引起学界的重视，日本学者松冈荣志教授很快译成日文，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这部写得极为凝练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史研究的传统，以鲜明的学术特色在新时期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具有多方面的典范意义。

瞻而论析要言不烦，凡是前人已有辨析或解决的问题，一概纳入注释，说明可参考的论著，不再重复辨析，故全书文字洗练清省，毫无壅塞之感。

记得1984年冬博士生入学面试时，周助初老师问我阅读过哪些程先生的著作。当时我只读过这本书，便据实以对。周老师问我读后感如何，我陈述几点收获之后，斗胆对“省试诗确实是唐诗中的糟粕，是进士科举制度给唐代文学带来的消极影响”的结论略陈不同看法。盖先师针对前人在科举诗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上或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看法，提出对科举诗予文学的影响要一分为二地看：“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从进士考试派生的行卷风气来考察，就不能不承认它对各种文学样式都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宋代以后科举试卷糊名，行卷失去存在的意义，“科举制度就只能桎梏人的思想而败坏人的文笔，而不能再对文学的发展发生任何好的作用”。我当时说，科举诗诗文虽对写作多有拘限，难以产生佳作，但日常却能激励研习写作的风气，对整体提高士人的写作技能还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先师颌首赞许，说自己后来也想过这个问题，以后可以修订。

弹指间三十六年过去，先师慈祥的音容犹然在目，而当年的小门生已斑鬓向老，欲再承音旨渺不可得，唯讽咏遗言，而长挹清芬，敬述历年唯读而有得于教师者，聊奉读者君参证。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